

# 馬克思列寧主義 認識論問題

茄罗蒂著

B023

15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馬克思列寧主義 認識論問題

茄 罗 蒂 著

任华、苗力田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Р. Гароди  
ВОПРОСЫ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ТЕОРИИ ПОЗНАНИЯ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根据苏联外国语出版社1955年经作者修正过的俄文版译出。原著以法文出版。原作者是 R. Garaudy, 原著名称是 *La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connaissance*, 巴黎1953年版。

###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問題

(法) 茄罗蒂著

任华、苗力田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8  $\frac{5}{8}$  · 字数 184,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定价(7)0.75元

\*統一書號 2002 · 107

封面設計者：馬文慶 校对者：左燕君等

## 出版說明

本書著者茄罗蒂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共产主义哲学家，我們在 1954 年曾經出版过他的“什么是自由”一書，他的名字对我国讀者已經是很熟习的了。

茄罗蒂的这一著作，法文原本出版于 1953 年，名为“唯物主義認識論”，1955 年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把它譯为俄文，在原著者的同意之下，对原著的內容和結構都作了很大的改动，并将書名改为“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問題”，我們現在的这个中文譯本就是依据俄文譯本轉譯出来的。

这本书中所討論的問題，已詳見目录，不用贅述。著者在本書中着重地論到現代資產階級为什么要把哲学尽可能限制在認識論範圍之内。資产阶级各种唯心主义認識論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們都不想磨煉認識的武器，以便使人类更易于控制自然、能够管理自己的生活，而是相反地，力图在人与自然之間建立起来一条鴻沟。著者因此利用了許多最新的科学材料和科学原理，对当代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論作了詳細的批判，这在发展和丰富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 目 次

## 出版說明

<b>第一部分</b>	<b>法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認識論問題</b>	<b>1</b>
<b>第二部分</b>	<b>实践是認識的基础。唯心主义的根源</b>	<b>62</b>
<b>第三部分</b>	<b>認識的感性阶段</b>	<b>108</b>
	論感覺	118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136
	知觉和第一信号系統	143
	从动物过渡到人	160
	第二信号系統。語言	162
	信号系統的相互作用	171
<b>第四部分</b>	<b>認識的理性阶段</b>	<b>180</b>
	感性認識与理性認識的辯証統一	181
	从感覺到概念	192
	概念的客觀性	205
	邏輯和辯証法	246
	客觀真理、絕對真理与相对真理	254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260

## 第一部分

### 法国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斗争和認識論問題

資本主义的总危机在法国以特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来。希特勒集团为苏联军队所粉碎以及隨之而出現的法国的解放，使托拉斯的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了問題。因此，許多托拉斯便力图寻求他們自己的新的保护者。

在1947年，他們断定有利于他們的时机来到了。对于美国的壟斷資产阶级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笔大的生意，但是这个壟斷資产阶级在和平的条件下面临着新的危机的威胁。于是法国大資本家的代表和他們的右翼社会党的走狗們便認為他們效勞和献身于奴役的时机到了，即：出卖法国的独立以换取美国壟斷資产阶级的保护。

法国政策的这一轉变是通过“馬歇尔計劃”来實現的，以后则是通过大西洋公約来实现的。当法国由于工人阶级的努力正踏上真正复兴的道路的时候，托拉斯的主人——“新的合作主义者”——被本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人民运动吓坏了，便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勾結起来。

由“馬歇尔計劃”所引起的有害的后果很快地便表現出来了。在1949年4月多列士在我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中說过，这些后果就在于拖延了国家的恢复与改造，降低了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就在于失业的威胁，和由于与东欧各国，特別是与苏联进行正常的貿易遭到禁止而产生的

法国对外貿易的破坏<sup>①</sup>。

把法国包括到以美国人为首的侵略联盟里面去的大西洋公約使这个政策更加深了，因此，把整个法国的經濟导向了战争，加重了法国的战争开支，这一項开支現在已經超过了她的預算的一半。

这种不合乎国家利益的政策打击了我国人民的一切社会阶层，也日益加深了法国資产阶级本身的內部矛盾。

法国人越来越多地看清楚了摆在法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大西洋”的道路，这条道路所表示的是法国要被美国壟断資产阶级变成殖民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即与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战争的政策，法西斯化，和人民大众的貧困的增長。

另一条道路是法国共产党在1947年就已經指出来的走向国家独立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使法国重新取得它的偉大的和平国家的地位，并且使法国开始在从經濟到文化的一切部門中得到真正的复兴。

在这种历史情况之下，法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切任务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为国家的独立与和平而斗争，为使法国免于經濟、政治和精神上的崩溃而斗争。

在最近四年中，法国工人阶级能够执行他們自己的历史任务，領導着全国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它能够把广大的社会阶层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把大多数的法国人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波恩协定与巴黎协定的斗争，指出在为反对战争，为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斗

---

① 参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49年4月5日俄文版。

爭和為經濟要求而進行的鬥爭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證明“為了消除嚴重的困難就必須改變我們對外政策的方向”<sup>①</sup>。最後，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還廣泛地傳播這種具有決定意義的思想，即為了消除對於法國的安全和尊嚴的威脅，必須在生活中實現1944年的法蘇協定，支持蘇聯的和平政策。

多列士在1953年曾經說過，“要把國家的潛在力量發動起來”，以便使我們的國家沿着這後一條道路前進。

現代法國的思想鬥爭是和這些政治條件密切聯繫著的，並且在現在已經取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

賣身求榮的法國資產階級上層的思想家力圖通過一切從思想上感化的辦法來麻醉人民群眾的鬥爭，阻止工人階級的歷史的蓬勃發展，阻礙他們對於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

反動的法國哲學家，為了追求這個目的，特別善于捏造“証言”，證明歷史過程中沒有規律性，客觀規律在社會上不起作用（從而也就沒有什麼客觀規律性）。他們攻擊給工人階級為自己的解放鬥爭提供最強有力的思想武器，給人民的一切進步力量為爭取民族獨立與和平提供必要的先進哲學思想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法國共產黨在其理論與宣傳工作中對批判和揭露現代反動哲學家的觀點給予極大的注意。為了反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上的階級敵人這一鬥爭，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問題具有及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哲學上的鬥爭首先是在認識論的領域中展開的。

在傳播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這件事情上右翼社會

---

① 參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年10月30日俄文版。

党的領袖們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法国解放以后，大力协助美帝国主义来企图奴役我們国家的勒昂·勃魯姆发出了信号向唯物主义发动新的进攻。在对右翼社会党人反对唯物主义的进攻給予反击的时候，多列士着重指出勒昂·勃魯姆的“精神先于物质”的原理的阶级意义。多列士在那时候就指出来，由于这样拒绝哲学唯物主义就使得右翼社会党的領袖和其他信奉哲学唯心主义、自然神論、信仰上帝的集团在政治上接近起来，他們在其政治結論中，得以用模糊的，完全无害于资本主义的“通过爱来解放人类”的思想来偷換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解放无产阶级的思想。

对唯物主义进攻的特点在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害怕和仇恨科学、客观真理与唯物主义，因而否認我們优秀的民族哲学傳統。他們的哲学乃是他們阶级的社会实践的函数，現在，由于他們反对上升的工人阶级的武器辯証唯物主义，所以他們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和反对上升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十八世紀封建主义思想家处于同样的地位。

只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場，从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出发，我們才能够在今天来正确地評价过去的先进思潮和了解十八世紀偉大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說的历史意义。

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宗教的斗争。他們所追求的是两个目的：(1)摧毁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础，这种制度的代表者“在神权中”为这种制度寻求辩护；(2)給为上升的资产阶级創立經濟力量和社会权威事业服务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提供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据。

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的这两个极其进步的

方面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了，这个资产阶级要准备恢复封建主义时代的神话与蒙昧主义并且现在还梦想把以前曾经使它感觉到骄傲的科学用锁普罗密修斯的链子锁起来。

资产阶级的繁荣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中，开始得到它的思想上的表现，随后在英国经验主义中（特别是在洛克那里），在集合于狄德罗周围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它的思想上的表现。

所有这些哲学派别虽然在思想倾向上很不相同，但仍然有其共同的特点。这就在乎他们提出了以科学成就为依据并且总结了这些成就的宏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精神上是乐观主义的，进步的，它赞扬科学的威力和人类的无限发展。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对于未来具有信心。

历史表明了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政权。批判的思想曾经帮助揭露垂死的制度的矛盾与混乱。

为了和封建主义的神权主义思想作斗争，上升的资产阶级利用唯物主义作为武器。唯物主义不从现实的彼岸去寻求真理，而是要求遵循着客观现实本身，“不要任何外来的附加”<sup>①</sup>。

现实的规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关系”，表明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不中用了。这种制度只能用象绝对专制主义的理论家鲍士威在其“以圣经为基础的政治”中所提出的那种神学欺骗来加以辩护。

历史的进程表明了未来是属于掌握着财富和新的技术、因而在经济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在理智力量上

---

<sup>①</sup>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俄文版，第651页。

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资产阶级的。

因此，年轻的资产阶级是不害怕现实的。它在哲学上最突出的代表象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乃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它的思想家的作品乃是对于科学、进步和正在产生的机器时代的赞歌。

但是在其革命以后一个世纪，这个阶级变得衰老无力，于是变成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死敌，变成了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和进步的死敌。由于现代技术把科学成就体现在生活中，使生产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但是它却成为一小撮垄断大王们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及私人的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个基础之上阶级对抗愈加剧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发展了起来。

这时，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切思想领域内都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从亚当·斯密开始而结束于李嘉图的上升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带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资本主义的一切毛病还没有表露出来（这些毛病后来必然是要被掩盖起来的），它的内在矛盾还没有表现出来，而科学研究只能预见到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取得政权。

但是在最初的周期性危机以后（在这些危机中西斯蒙第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规律作用的后果），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政治经济学必然要捏造现实，否则就会成为现存制度的控诉者。为了掩盖自己的计划，资本家要求捏造。因此在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走向衰落了。

但是当李嘉图的创造性活动停止的时候，马克思却正

在倫敦的皇家圖書館开始其“資本論”的著作。科学轉移到另一个人的手里面去了。从此以后，經濟思想便只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場来客觀地、正确地反映現實。无产阶级的繁荣开始了，真理为它服务：对资本主义內在矛盾及其发展規律的严格分析确定了，資产阶级制度必然要崩溃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必然要产生。

对于資产阶级來說，它希望先进的哲学得到广大听众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笛卡尔用通俗的語言来写作以便使其为一切人所了解、“百科全書”以就当时而論极其大量的份数流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現在哲学已經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唯物主义形式，这种哲学对于新的、上升的阶级——工人阶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1848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虽然在七月的日子里受到了打击而暂时被欧洲的反革命所战胜，但是它已經証明了資产阶级的統治并不是永久的，証明了未来是属于它的。

資产阶级的历史前途变得是很有限制的。历史已經对它的阶级統治作出了判决。显然，这个判决需要長远的時間来得到实现，但是这已經是一个判决。

現在客觀的，科学的历史提出了反对資产阶级的証明，即它确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要灭亡的。

从此以后，資产阶级历史家就要为掩盖蒂埃里，基佐和米涅所发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操心了。

不只是科学的历史，而且是整个科学使資产阶级的統治成了問題。物理学上的物质与能量守恆与轉化定律的发现，生物学上的进化規律的发现結束了存在的形式是不变的这种观点，因此，在那个想使自己的統治万古長存的阶级

中間引起了恐慌。資產階級不再相信科學了，并且力圖限制它的意義和範圍。

實証主義者孔德在現實和反映現實的科學面前，就表現出這種恐懼。現在資產階級給哲學家提出來的任務，就是要證明科學並不能夠使我們認識事物的本質，科學只具有技術上的意義。因此哲學便進入了危機時期。這個危機的實質主要就在於哲學思想與社會現實發展之間的分裂。資產階級不能夠讓它的哲學反映世界實際發展，因為這個發展給資產階級預報了它的死亡。

於是產生了不可知論的要求。這種不可知論的實証主義，新康德主義以及各種極不相同的關於對科學作“必要讓步”的理論形式表現出來，據這種理論，科學在不超出嚴格限定範圍的條件下，才具有一定的地位。對哲學則給它規定下看守者的任務，這個看守者必須注意使科學不要越出這些範圍。讓科學來解決技術問題，因為工業要求這一點，這是好的。但是讓科學不要妄想解決人和人的命運問題，不要企圖深入到歷史的領域。一句話，科學不應當涉及社會生活及現實世界。

資本主義為了它自己的發展並不需要從哲學得到更多的東西：只是為了保護它的制度，哲學對它才是必要的。資產階級哲學要保卫資本主義制度，所以要反對科學、反對歷史、反對工人階級的歷史的繁榮。他們要求哲學宣布科學的真理並不涉及事情的本質，宣布歷史並不是科學，因此不能夠企圖發現客觀的規律，特別是要求哲學宣布與此看法不同的唯物主義不配稱為哲學。

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有三個基本的因素使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更加感覺到惶惶失措：

(1) 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与加剧：这个制度的崩溃为期似乎已經不远了。这是“腐朽的資本主義”时代。資产阶级已經沒有历史的前途了。

(2) 具有階級覺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把消灭資本主義制度的任务摆在自己面前的工人階級解放斗争的迅速发展。辯証唯物主義理論鼓舞着和指导着它的所向无敌的斗争。

(3) 特別是从十九世紀末叶开始的科学的迅速发展，資产阶级哲学的任务便是由所有这些危險的因素所决定的：必須不顧一切来降低科学与历史的地位，因为这些都是可恨的資本主義制度瓦解的見証。必須把唯物主义哲学——工人阶级的战斗武器——整个扔掉。資产阶级哲学家对于辯証唯物主义的仇恨不过是資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表現罢了。

但是仅仅修築起一条不可知論的堤防来反对高漲起来的科学与历史真理的浪濤乃是不够的；必須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制定某种似乎能够解决基本問題，即人对外界与生活的关系問題的反科学的認識論。換句話說，必須制定神話。至于談到神話的性質問題，資产阶级对于这点則是並不苛求的。

資产阶级以同样容忍的态度来接受一切适合于我們所指出来的那些条件的神話。为了贬抑科学与历史，資产阶级收养了乞灵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提希里叶和布特魯，同样也收养了尼采及其偶像崇拜的神話，柏格森及其反理性的直觀，亞倫及其偽理性主义，加布里尔·馬赫塞爾及其天主教的生存主义，梅里·龐迪及其“无神論”的生存主义等等。

現在反動哲學發展成為兩個基本的派別：

(1) 通過捏造和折衷主義的伎倆來利用過去的哲學理論以滿足現代資產階級墮落的要求；

(2) 創立新的“神話”以達到脫離實際現實的目的（對於這種現實的研究證明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存在著的）。

這裡我們只限於用一些最突出的例子來證明，在認識論、社會學與心理學上的各種現代資產階級派別所謂回到笛卡兒、康德、黑格爾是什麼意思。在最時髦的哲學理論中，我們只想就那些在現在影響青年最大的來談一談，這就是巴希拉爾和梅羅·龐迪的理論。

關於第一類，首先應當舉出托馬斯主義哲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得到了它的繁榮之後，現在托馬斯主義在法國已經退居第二位了。但是它還給想要規避某些時髦哲學家所大吹大擂的反理性主義的科學家提供避難所。托馬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持着理性主義的形式。梵蒂岡就利用它來滿足那些不想把理性整個扔掉的知識分子的要求。

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家也根據同樣的一些目的來利用和歪曲笛卡兒。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拋棄了笛卡兒的物質實體的唯物主義學說，企圖把他看成是宣傳思維主體不依賴於外界而創造科學知識的“新唯心主義的奠基者”。拉波特在“笛卡兒的理性主義”一書中就是這樣講的。在其出版於1944年的“笛卡兒講話”中庫亞雷企圖證明笛卡兒就只是在國家的進步主義者們擺着宗教世界觀的時候企圖“在人的精神中發覺真理”。

反動哲學家企圖用懷疑主義的精神來解釋目的在於反對經院哲學的笛卡兒的懷疑學說。這就是法國反動派去年

在“法国新評論”杂志出的一期專刊里面来庆祝的亞倫的无政府主义式的伪理性主义思想。

德国生存主义的代表者的著作：胡塞尔的“觀念”和海德格的“康德与形而上学問題”現在在法国翻譯出版也不是偶然的事情。1929年胡塞尔曾經來到巴黎大学向巴黎大学的教授們提示了“笛卡儿學說的本質”。根据他的意見，这个本質就在于怀疑，但是这个怀疑并不是被看成認識客觀現實的方法，而是被看成某种絕對的原則，通过这个原則“思維着的意識”被抬到現實的最高裁判者的地位。从这一原則出发，各种各样的庫亞雷、拉波特、顧依昂、拉維爾，就把笛卡儿变成“新唯心主义的創始者”了。

对于康德也进行了类似的手术，即是夸大他的哲学中的一切反动的东西，丢掉其中一切具有进步性的、牢固得多的东西。

在1953年翻譯成法文的海德格的書中发展了那种反动的思想，即認為只消聚精会神在思維上面即可以根据康德的“先驗演繹”的榜样把宇宙的基本規律“推导”出来。

我們也应当根据这些主觀唯心主义的最新变种的綫索來考察“回到黑格尔”，这是現代法国资產阶级哲学最反动的傾向之一。

“回到黑格尔”首先也表示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一切反动东西而否定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黑格尔的国家与法律哲学被抬了出来以便用它来为政治上极端反动的表現作辯护。黑格尔的体系被利用来使一切現存的东西永世長存。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被利用来否定使資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客觀历史規律，黑格尔的辯証法被加以捏造。大家知道，黑格尔的辯証法是唯心主义的，而他的唯心主义是

客觀唯心主义。但是現代反动哲学家却对黑格尔加以捏造，用主觀唯心主义和詭辯来偷換他的客觀唯心主义。現代反动哲学家的代表們只保存了黑格尔的辯証法的詞句，根据主觀唯心主义的精神，根据生存主义的精神来給它作解釋和注解。

对黑格尔加以捏造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力图減少和馬克思主义斗争的困难。大家知道黑格尔的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来源之一。通过歪曲与捏造反动派企图曲解馬克思的學說，摧毁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把馬克思描繪成为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

資产阶级思想家，依据着黑格尔的体系，企图把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与罪恶都看見是普遍的，永恆的“人的存在”，即根据生存主义的精神来了解。在发表于“社会主义評論”（右翼社会党人的理論机关报）中的一篇論文中，巴黎大学教授讓·依波里断言：“悲剧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一定經濟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天美好的日子里是可以消灭的。悲剧的产生乃是由于历史中的生活或观念本身发展的結果”。这样，被捏造了的黑格尔的精神現象学便得以适应于帝国主义的要求。

根据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理解新黑格尔主义者怎样能够为腐朽的資本主义服务。他們企图使資本主义的“悲剧性的”矛盾永世長存，并且企图証明克服这些矛盾在形而上学上是不可能的。

用来实行“回到黑格尔”的方法就是保存辯証法的詞句以便偷运神秘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者教給人說，辯証法并不是馬克思所制定出来的反映客觀实在发展規律的科学方法，而是某种仅仅依賴于意識的东西。